

革命回忆录

一颗火种

蔡炳臣



革命回忆录

一颗火种

蔡炳臣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长春

內 容 簡 介

“一顆火种”是吉林省軍区副政委蔡炳臣少将写的一本革命回忆录。

1932年到1937年，国民党反动派糾合地主武装，向鄂豫皖根据地疯狂地进行“围剿”“驻剿”，企图扑灭革命火种。但是，党领导紅軍和群众，向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发展了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驻剿”，壮大了革命力量。蔡炳臣同志通过自身经历，真实地記述了这一革命时期的一些斗争事迹和英雄人物，其中有多謀善断的紅軍軍长、师长和坚毅顽强的紅軍战士，有插入敌人心脏、燃起革命火种的紅色便衣队，也有积极支援革命的广大群众。

全書共十五篇。紅色便衣队三篇，故事相連。其余各篇，或叙故事，或記人物，均独自成章。但全書首尾相通，可以看出一个紅軍战士的成长过程。

革命回忆录

一 顆 火 种

蔡 炳 臣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統一書号：10091·432

印张：7 1/2 插頁：11 字数：188千字

印数：21,000册 精装1,000册

1961年8月第一版

1961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5)平装：七角五分

前 言

党号召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对于老的革命同志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在党的这个号召下，回顾过去的革命斗争，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胜利来之不易。为帮助青年同志了解我国革命的英雄历史，从中吸取鼓舞力量，也为鞭策自己，曾写过了几篇。发表之后，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都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在沈阳部队首长的关怀、督促下，经过半年的时间，我已将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时，个人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些片断写出来了。

鄂豫皖地区革命斗争的胜利，在我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占有光辉的一页。同全国革命一样，这个胜利是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和无数革命战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取得的。写作时，我竭力想表现这三个方面，但由于自己水平低，表现的很肤浅。而且，现在所写的这些，和当年鄂豫皖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事迹相比，也只是沧海一粟。事隔多年，疏漏之处必定很多，希望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徐海东首长来信给了许多宝贵指示。沈阳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也极为重视与支持。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解放军文艺社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同志都给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致诚挚的感谢。

蔡炳臣

一九六一年五月于长春

前

目 次

当紅軍去.....	(1)
一个紅軍班.....	(9)
三位老爷爷.....	(18)
班長鮑世安.....	(24)
出奇制勝.....	(38)
他永远是我學習的榜樣.....	(67)
亲切的忆念.....	(84)
活潑嶺战斗.....	(97)
老师·战友·先烈.....	(106)
紅心向党.....	(124)
尖刀插進英太边——紅色便衣队之一.....	(140)
針 鋒 相 对——紅色便衣队之二.....	(169)
野 溪 河 浪 濤——紅色便衣队之三.....	(198)
“只要为革命，上刀山我也去！”.....	(227)
誰敢摘掉我的紅星.....	(245)

当 紅 軍 去

穷人簡直活不下去了。

大革命失敗以後，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二年，河南農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貪官、污吏、地主、反動軍隊，一層又一層地壓到窮人頭上來。剝窮人的皮，敲窮人的骨頭，就連窮人的骨髓都叫他們吸干了！又狠又毒的土豪、惡霸如同坐地虎，把窮人壓迫得連口氣也舒不出來。

我家住的双椿鋪鄉里，有兩家大地主惡霸，一家姓姜，一家姓胡。姜胡兩家都很氣勢，是鄉紳，又兼管當地官事，他們派捐收稅，催租討糧，對農民是無盡無休地壓榨盤剝。

姜胡兩家比起來，姜家勢力更大些，老弟兄八個，分居四、五處，每座宅子都一色是四合房，青磚大院套。當家主事的是外名叫姜湊屎的姜五。他的宅子更威勢，大門二門，第三進是客堂。客堂正中懸個大福字，福字兩邊，還有一副對聯：

“知書達禮賢門第，吉慶有余善人家”。姜五除了上城遊逛，下鄉看租、買田之外，平常總是端着水煙袋，坐在大福字下養神。

佃戶們完糧交租時，在客堂前石階下行完禮就得退出來。只有縣里來的貴客和民團團總們前來請安問好的時候，才能在

客堂里太师椅上坐坐。

我当红军的前一年，正遇上春旱。快熟了的麦子弯弯着腰，叶子旱得能点着火。田里刚栽上秧就缺水。快小暑了，才稀稀拉拉下了几场毛毛雨。这年麦收和秋收都不到五成年景。佃户们家家愁苦：来年的春荒可不好渡啊！

姜财主要收租子了，说是少一颗粮也不行，而且逼的比往年还紧。因为他听说红军要来，想把粮食收齐之后，跑到县城里去躲避。

我们邻近村庄的穷人，全都种姜家的田。我和爸爸扛着粮食到姜家去交租。一路上看到扛的，挑的，牲口驮的，全是上姜家大院送租的。一个个愁眉苦脸，饿着肚子把打下的粮食往地主家送。

在砖台阶上，放着一张太师椅，姜五气势汹汹地坐在上面监督着。管家和长工们在下面忙着过秤、归仓。

“不行，不行！种我的田，就要按数交租，少一颗也不行。”

“什么？留下种粮、口粮？该多少就交多少，……来年下半年我再借给你！”

不管交不够租的佃户怎样苦苦哀求，姜五总是翻白着一双毒蛇眼睛，把头摇的拨浪鼓似的，一口一个不行。

我们邻居有家姓胡的，也是爷俩来交租。当他们过完秤往仓房里倒粮时，姜五走过来抓了一把一看，跺着脚吼起来：“这是什么稻子？老胡，你种庄稼得下力气干哪，再这样我可要收田了。”

老胡大气也不敢出。

“五爷，老胡的租子还差三斗，怎么办？”管家的躬着腰问。

“老胡，你也学坏了，少我的租子，留的太多了吧！”姜五

瞪着眼睛要吃人似的說道。

“五爷，实在沒有了，早晨就喝的菜糊湯。”

“算了，算了，明年我的田宁可撂荒也不叫你种了。”他說着，把抓的一把稻谷扔进仓子里。

小胡正往仓子里倒粮食，听了姜五的話，气不过，使劲一倒，粮食撒在仓外一些。姜五上去照着小胡的屁股就是一脚，“好哇！你敢来敗坏我。”喊着追赶小胡，还要打。

平时，我常跟小胡在一起玩耍。这时，我就急忙过去护着小胡。

姜五气急了，举起一根大棒子赶过来。我們看事不妙就跑开了。

第二天，姜五派人到佃戶老胡家去，把留的一点点稻种和口粮都搜刮去了。老胡的老婆正病着，不住地呻吟，小胡气的咬牙跺脚，老胡呆坐在房角流眼泪。

那时候，我看到这些情景，心里刀絞似的难过，觉着穷人的日子没什么过头。种地主的田，給地主干活，一天到黑，一年到头，連腰也不能直一直，可还是挨餓受冻。这还不算，还要受他們的气，这那里叫过日子！

这年秋天，传来消息說南边山里和商城鬧起紅軍来了，还把县城打开了。离我們双椿鋪不远的大河东岸也見到了紅軍。說紅軍每到一個地方都开仓济貧，打土豪分田地。乡亲们一聚在一起就悄悄地議論紅軍的事，心里盼着紅軍早一天到来。

我听到这些传说，心里自然有說不出来的欢喜，觉得天下竟有这样好人，专打富人救穷人。

大土豪恶霸姜胡两家本来有世仇，两家都有洋枪土炮，动不动就兴师动众撕杀一場。乡里人給編了个歌謠罵他們：“姜淌尿，胡淌尿，狗咬狗，猫咬猫，老胡家吃不住老姜家一土銃，老姜家吃不住老胡家一土炮。”紅軍声威大起来了，他們兩

家却抛开世仇，成立起反动的地主武装“紅枪会”、“大刀会”，造土炮，建民团，联合在一起对付紅軍。动不动就威胁穷人說：

“人都要守本分，好好下田做庄稼，到时候完粮納稅过太平日子，別跟在赤匪們后头跑，不要光見賊吃，不看賊挨！”

听地主豪紳罵紅軍，听他們罵我們佃戶人家是“穷鬼，好吃懶做”，真要气炸了肺。

我們一些青年人聚在一起就議論紛紛：穷人哪个不是好心腸！只有老姜家才霸人家的田，占人家妻，地主土豪的話最听不得。虽說这样，但天长日久听他們的反动宣传多了，乡亲们又沒亲眼見過紅軍是什么样，心里也沒了底，不知道紅軍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們一伙年輕人，可是一心一意盼紅軍快来，来了好改变改变这个世道。

“椿树发芽，家家泡稻。”

一九三一年春天来了，农户人家正忙着泡稻、耙田。一天晌午刚吃完饭，后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民团的一个团丁大喊：“赤匪来嘍，快往姜老营子跑哇！”拖着土枪，挟着沒来得及穿上的衣服从村里跑过去。

我們庄子的乡亲们听团丁喊叫“赤匪”来了，家家都赶紧关门閉戶。媽媽把我們兄弟几个拦在屋里不准出去。

不一会儿，紅軍上来了，就在我家門外喊着：“同志们快跟上！前面就是土豪姜湫屎家！”听他們的語声跟平常人一样，又听說是打姜湫屎家的，并叫姜湫屎家是土豪，我心想这紅軍准不会象地主土豪平时咒罵的那样。于是我就偷偷地从窗縫里往外望。一个个都是紅光滿面，壮壮实实的小伙子，一色青袂褲黑袂袄，都手提鋼枪，身背紅纓大砍刀。每人背上还都有一頂大斗笠，斗笠面上画着一颗紅星，写着“紅四”两个大紅字。这队紅軍一个跟着一个，长长一大排往姜老营子涌去。好不威

风！

我欢喜的也不顧爸爸、媽媽的阻拦了，一下子从窗戶跳到外面去。看，他們还有人向我招手呢！

“喂！走哇老乡，分粮去呀！跟队伍上老姜家分粮去呀！”紅軍队伍中有人向大家喊着。很多乡亲们都開門走出来。起先只有几个人迟疑地跟上他們，后来就多了。我也跟着他們一起跑去。媽媽在后面喊：“別去呀，孩子，別去呀，孩子！”我装着沒听见，連头也不回一下。

姜家虽然有鋼枪和土炮，可是他們家里的雇工、“紅枪会”都是些被欺騙来混飯吃的，一听枪响早吓破了胆，再加上紅軍喊話說，你們也是穷人，不應該替土豪劣紳保家卖命，繳枪之后，不究前罪。他們听了就干脆把枪递出来。不大一会，紅軍攻进宅子，打开大粮仓，給乡亲们分粮。不管大人小孩，一人半斗粮。

原来乡亲们听說紅軍好，又听地主們說紅軍不好，心不托底，有些怕紅軍；可是紅軍来了，却先不挨餓了！紅軍都非常規矩，对人也和气，又把姜洵屎家打倒了，乡亲们很快同紅軍亲近起来。

我們一帮年輕人更不用提，天天围着紅軍同志打轉轉，摸摸他們扛的枪，戴戴他們的八角帽子、大斗笠，心里美滋滋的。紅軍宣传队来演剧。我見宣传队中尽是十五、六和十六、七岁的紅小鬼。一个演“机器人”的小鬼，腰上别了一只小手枪，溜明嶄亮，还給我們玩弄了好一会子。从那天起，我不管作什么，总忘不了那紅小鬼的神气样子。我心里总盘算着：当紅軍真好，打土豪、站崗、出操，还有小枪玩。

因为要扩大鄂豫皖根据地，駐在我們双椿鋪附近的紅四方面軍十二师三十六团开走了。临走留下六个地方工作干部协助我們成立苏維埃政权。領头的是个女同志，叫高明賢，她个子不

太高，大脚，短发，不笑不說話，對我們青年人更如姊姊對待親弟兄一般。她工作很忙，一会儿召集貧雇农开会，一会又找老大爷老大娘唠家常，晚飯后还教我們唱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
鮮紅旗帜树起来。
張灯又結彩，
張灯又結彩，
光輝燦爛現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們，亲爱的农友們，
唱一支国际歌，
庆祝苏維埃……”

大家随着她一遍又一遍地唱。

苏維埃成立了，村里有名的猎手李元金当了主席。因为我在私塾中念过几天书，对建立苏維埃的事又很积极，李元金就經常找我去抄抄写写什么的。想起来真好笑，就象个“秘书”一样。

有一天，高明賢同志对我說：“小蔡，你看，咱們这屋得布置一下，你写条标語吧！”

“写‘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維埃’怎么样？”我問。

“这个，紅軍不都写在外面墙上了嗎？咱們写別的，来！我說你写。”她答。

因为是写大字，一則不会写，二則我个子矮，坐着够不到，就蹲在凳子上等她念。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来照着念，她念一个字，我写一个字，写完了貼在墙上。那标語上的字是：“全世界无产階級联合起来！”

“高同志，这标語是什么意思？”

“就是全世界工人、农人都团結在一起，打倒全世界的土

豪、劣紳、地主等一切反动派！”

从此，我記住了这么一条标語，知道了外国穷老百姓也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維埃。

成立了苏維埃，打倒了土豪，分到了田地。我家分到水田一石一斗（注），还有一块棉地。第一次在自己的地里干活，爸爸媽媽哥哥弄地就象綉花一样，不用說，到秋是个好收成。

这年夏收之后，爸爸高兴得話也多了，总是滿面帶笑。他一从田里回来，小弟弟、小妹妹們就围前围后地叫他抱，叫他亲。一天，他在集上买回一包金絲条和一包芙蓉糕。在往年逢年过节买来的点心都是送給地主的礼物，只有小妹妹能捞到一小块，我們根本不要想。现在是买回来大家吃的，全家真是高兴的不得了。

这时候我参加村里的模范連了（和現在的基干民兵差不多）。看爸爸媽媽都喜笑顏开的，我就大着胆子說：“爸爸，我去当紅軍吧！”他老人家沒說行不行，只說：“現在这兵不象以前的老总們打粳米罵白面，个个都規矩。你年紀小，兵慌馬乱的，走远行嗎？”

他这么一說不要紧，媽媽可不愿意了，說：“一走几千里，不知那年那月才回来……”

我一看这样就沒敢往下說。我知道媽媽的脾气，你若是真走，她老人家准还得单的、袂的、鞋呀袜的，給你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虽說在村苏維埃工作，跟着高同志他們知道了不少革命道理，可是革命的目的还弄不大清楚。比方說：那时要参加紅軍的目的就是“为穷人打天下，出去开开眼界，打白匪解解恨”，“扛上枪好威风”。这是当时想的最多的。

一九三一年的腊月間，紅四方面軍的部队，在苏家鋪、韓

（注）河南乡下一种土地計量单位。

摆渡附近围攻国民党陈调元的部队四十八天，消灭了许多敌人，还打下来一架飞机。胜利之后，七十三师王树声师长带着队伍直逼正阳关，把驻守在三河尖的国民党白匪打得落花流水，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红军顺利地攻克了正阳关。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我们村的模范连开到商城县里去报名参加红军。跟我原来想的一样，妈妈叫我换上新褂子，还叫把那件总也舍不得穿的长衫卷成卷背在身上，说是到红军队伍上也好有件体面衣服。

报名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非常隆重。“欢迎模范连参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到武汉过中秋！”大幅标语，左一条右一条。老头、小孩、男男女女，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到会场，敲锣打鼓，让茶让水。我们这些乡下人初到城里，真如换了一个世界，眼睛、手脚都忙不过来。

县苏维埃主席在会上讲了话。讲了很多，我都没听清楚，只有“打到武汉过中秋！”一句听得很清楚。标语也是，讲话也是。那时我还辨不出这句口号是否正确，只是幼稚地想，打下武汉大概革命就算成功了，至少也是成功了一大半！

报名参军之后，编了班、排。我们从会场往外走的时候，七嘴八舌地吵着要这样枪那样枪。

胡鸭是我的表兄，他吵的最欢，一会要小金钩，一会又要双套筒。我总是不作声，心想最好背一根水联珠，子弹背他个一、二十排子，缠得满腰都是。

刚到住处，商城县老乡们就来慰劳我们。

一个抱孩子的老大娘，过来送我一双鞋。她抱的那个小女孩，定要叫我抱抱。我抱过来，她偎着我的脸，一劲叫：“红军叔叔好，红军叔叔好。”她叫的我心直跳，心想：“我真是成了红军了！”老大娘走了之后，我才看到鞋底上工工整整地绣着四个字：“红军万岁”。

一个紅軍班

班 长 和 班 副

赵班长有一把大砍刀，刀身溜明嶄亮，刀把后头大鉄环子上拴着紅綠两块綵綢。赵班长把它一背起来，平添三分威风，有陣小风一吹，两块綵綢呼喇喇乱飘。班长这时若一挺胸一皺眉，光凭那样子，来个百八白軍也能被吓回去。战斗时，他愿意把上衣斜札在肩上，赤裸着一个臂膀，掄着大刀向前冲，那些吱吱哇哇乱叫的白軍，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王班副沒有大砍刀，有一个小挎包，总装得鼓鼓囊囊的。里面是三条細麻繩、几块旧布、两双草鞋和八个小木桩。麻繩是为了应不时之需，旧布留給同志們补衣服，草鞋用处更大，行軍时同志們鞋坏了，来不及現打，他就送上去救急。那时候虽然没有营房，但队伍住下来也要求住的整齐划一，王班副那八根小木桩就是为給同志們挂东西用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一进村子住下之后，班副第一件事就是釘木桩；临出发，班副把木桩起出来仔細地装好，总是最后走出住处。因为这个，大家叫他“班后勤”。

王班副上衣左面口袋里装着两本书，一本“紅軍須知”，一本“黨員須知”。一有空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熟了再給同志們講人民軍隊的三大民主呀，穷人翻身必須打倒三大敌人呀等很多革命道理和知識。因为这个，大家又叫王班副是“班政委”。

赵班长和王班副，从小就住在一个村子里，一块参军，在一个班里当新兵，一块入党，現在又在一起帶新同志。班长又高又粗，說一句話象打个响雷；班副又瘦又小，不管对誰都細声細語的。他俩走路非常快，象一陣风似的。只要一听说打仗，最先跑到連部要求任务的准是他俩。因此，我們三班就經常当尖刀班或突击队。

一九三二年夏天，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师围攻麻城，我們二一七团奉命由麻城的北关开向城南去打援。这消息刚一传到，我們的赵班长和王班副就已經站到連长面前了。

“报告連长，我們班的同志們都下决心了，坚决要求当突击队，保証把这些不知死的送命鬼送回老家去！”班长先开了腔。

連长知道他的脾气，故意不理他，瞪了他一眼，他馬上說：

“报告連长，你不要瞪我，我們班的同志們說了，突击队的任务要求不去，班长就别回去。”連长还是不吱声，这时我們的副班长就接上去說：“报告連长，我們班当突击队有好几个便利条件：第一，我們八个人都下了决心，你不是說过嗎，‘有决心大山也能踢平了’；第二，我們班对这一帶地形特別熟悉；第三，……”

“得了，得了，又是你的第三、第四，你們先回去，营里还没有交下任务来；等交下来，和指导員商量好了再說！”

后来突击队任务到底給我們班了，班长和班副領受任务回来，召集班务会。班长瞪起眼睛高声說：“任务下来了，咱們当突击队，冲锋的时候可不准当孬种，我們班一定要最先冲上

去，我上去的地方，你們也一定要跟上去。副班长督队，誰要是跟不上，”他把話停住，瞪了小商城一眼，然后狠狠地說：“副班长就給我狠狠地批評！”

小商城今年才十五岁，行軍打仗有很多困难，但是他很有要强心，对什么都苦学苦练。看班长布置任务直朝他瞪眼睛，感到很委屈。副班长心細得象老太婆，看到这种情况就往小商城跟前靠一靠說：“上級把这任务交給咱們班，是相信咱們这八个人。咱們冲不上去，丢人不算，也对不起同志們，对不起麻城里等着解放的老百姓。咱們都要跟着班长猛冲。另外，还要注意灵活，注意找敌人的弱点！”小商城听副班长这么說，心里敞亮得多了，就也往副班长跟前靠一靠。班长最后問大家：“有意见沒有？”大家一起說：“沒了，班长你放心，你上去的地方，我們也一定能上去。”听了这个，班长嘿嘿笑了，班副盯着班长也咧了咧嘴。

排 头

这时我才参军不久，举动行为都按班长和班副說的去，不明白的，做不好的，就学排头的样子。排头叫刘义，那年整三十岁。在我們这帮十八、九年纪的小伙子中，他算是老头，个子比班长还高，不論排里、連里站队，第一名总是他，所以大家叫他排头。

排头从小就沒爹沒媽，象只独簾苦瓜似的熬大了。放牛、放馬、打短、当长工，給地主当奴隶，二十八、九了还没娶上老婆。紅軍打到他們家乡，他正在田里搭埂子。他盼紅軍眼睛都盼紅了，这回亲眼看見了，連家里东西都顧不得取，把鉄鍬往泥里一插，洗洗腿上的泥巴，跟上队伍走了。

前半輩子吃苦多，在部队上，尽管生活再苦，任务再难，他